



漢書門
類
九
八
七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789
冊數 24 (22)
函號 297 43

國立公文書館



資治新書二集卷之十八目次

判語部

叛案一 議叛

申報叛魁等事

急勦奸叛事

叛案二 通賊

胡七奇案

周承槐案

周凌樞案

擒獲山城事

許檄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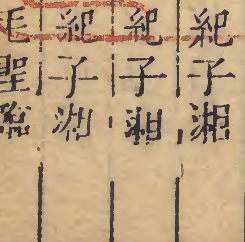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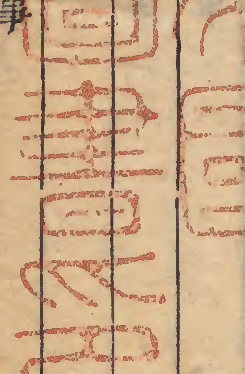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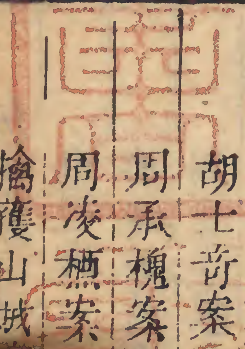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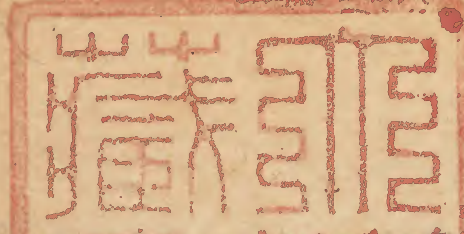
袁蓼匪

紀子湘

紀子湘

紀子湘

毛聖臨



資治新書二集卷之十八目

七之圖

叛案三 平反於屏

出巡事

塘報賊情事

倒懸待蘇事

李恩生案

驚聞神奸事

叛案四 誣叛

拿解餘叛事

假官播惡事

姦情一 淫蕪

方一四

王旦復

王旦復

葉函公

紀子湘

王旦復

周櫟園

蔡蓮西

大逆姦盜事

淫叛蔑倫事

姦情二 強姦

憲斬事

急寃事

衙蠹朋詐事

大傷風化事

獸衿敗人名節事

指姦抄傾事

叫誅強姦事

李維嶽

張淡明

李鄴園

李鄴園

張壺陽

王善年

侯容菴

王望如

唐高菴

卷十八目

卷之四

造謠挾姦事

劉松舟

姦情二和姦

斬姦事

李鄴園

姦抄滅倫事

李鄴園

激憲肅化事

李鄴園

盜姦構戮事

李鄴園

直盜被獲事

賈蒼喬

姦橫延燒事

傅石滴

奏討姦變事

王望如

族獸豪淫事

紀光甫

歲考事

毛錦來

歲考事

毛錦來

姦殺幾斃事

顏翔霞

憲斬淫衿事

袁若遺

姦情四姦拐

佻妻殺命事

吳亮公

姦拐慘冤事

王望如

姦情五用姦殺

強姦殺命事

紀光甫

姦殺登命事

紀光甫

活殺弟命事

吳幼洪

真命事

吳幼洪

逼死妻命事

王旦復

橫殺人命事

毛錦來

毆死人命事

毛錦來

人命事

毛錦來

劫殺太寬事

陳大亨

強姦致死事

周機

勒死人命事

翟陳麓

姦情六誣姦

地方事

陳大亨

窩賭有據事

陳大亨

冒死鳴冤事

文煒巖

姦拐傷化事

賈蒼喬

姦殺事

失名

估殺朋害事

李鄰園

斬姦肅化事

賈蒼喬

玷陷抄屠事

傅石濟

慘詐事

劉松舟

判語 新增

卷之二 芥川

號抵兇命事 以下入姦情五

申報事

滅倫殺舅事

姦殺大寃事

王四臣

梁治淵

梁治淵

許漢昭

資治新書二集卷之十八

湖上笠翁李

漁蒐輯

婿沈心友附訂

叛案 謀叛

申報叛魁等事

金華許檄彩 諱發章

審得張六十三逆賊許都之姻姪也逆都倡亂之始
六十三原不與聞以其囊篋頗饒視家為重則視命
匪輕必不敢試身不測之淵付千倉萬箱于一擲也
逆都亦以守錢奴視之不屑與謀大事然倡逆之資
不得不于錢奴是賴此五百二十金之兵餉六十三
所由出也雖曰詭其詞為稱貸然不得此項揭竿之

資彼烏合者流豈能枵腹而聚于窶人之室哉庭訊之下脩極哀號明知情有可原其如法無可貸既無券約可憑豈能逃于助餉之議哉據供原有借票一紙以避難失于山中卽果若是則數行楮墨殆有鬼物憑焉券在命存券亡命失天乎已定于人何尤刑官之擬似不可易也

急勦奸叛事

失名

看得俞黑子之往來海上居止賊營其爲逆賊之心腹無疑矣獨是原首胡士愷據其不受僞銜自行出首可謂明哲保身知機遠害者矣乃據進忠之供則

云前受僞劄二紙並不出首其前恭而後倨者乃以向授文官而忽改武職都督雖尊終不若兵部職方之爲清要是以鞅望不屑而激爲此首也詞出賊口雖不足據但縣訊士愷之僕文童有向見進忠至家從靴筒取物相贈之語則是士愷從前之受劄非無影響爲今之計愈辨愈非不若直捷自陳出其前劄既有首詞于後卽使從前親授僞官身爲叛逆亦可置而不論况係遙授者乎奈何見不及此而使賊口器張反客爲主首叛者現居危地而受攻擊于爲叛之人哉職奉憲反覆推求與前招不更一字若反加

刑訊是塞天下自新之路而快作賊者反噬之心莫若就事論事勿咎既往之為愈也審今日之士愷勿作平民論竟作賊論使賊能自首為官吏者尚欲嘉與維新宥其前失矧已不為賊而首人為賊反執莫須有三字苛求之乎首叛無罪而罪叛者自是正論伏候憲裁

叛案二 通賊

胡士奇案

杭州 紀于湘 文安人

查得胡士奇德清縣一亡賴窮徒也康熙元年之正月有大盜沈貴楊三劫拿沈文浦之子沈一昌與施

一庭之子施阿圓羈巢勒餉文浦等計無所出遂說士奇負信求贖士奇本屬亡賴寧肯見利而御之遂為力任其事文浦共付銀八兩一庭付銀二十兩詎意銀去而人不來且聞一昌為賊斃死阿圓被賊拘留爾時文浦等切齒腐心真有斷腸不足喻其痛而碎首無以洩其冤者矣欲食盜肉而不可得乃思寸礫識盜者而甘心焉蓋蓄怨既深故遷怒愈重文浦等今日之供其事未必全實而其情亦未必全虛也但職歷查從前案卷如湖刑官之審文浦一庭俱供大盜沈貴楊三拿去兒子因有胡士奇講餉至慕知

縣之審顧同知之復審費同知之再審則文浦等口
供迭改既供士奇分餉帖矣又供士奇來催餉矣且
供士奇拿兒子去矣夫獄貴初情乃遲之日久遞更
疊變將使聽訟者何所憑而成信獄乎據地隣甲長
姚繼宰有賊送餉帖不見士奇之供而反有文浦一
庭二人央挽士奇查訪踪跡之語則士奇之罪無可
卸而情有可原亦大概可見矣若謂拿人者士奇而
分帖講餉者亦士奇則為士奇者儼然一賊矣豈有
身既為賊而後挺身索餉乎夫果如是則文浦等不
必輸餉求贖但執一索餉之士奇副官則不特二子

服人貴
服其心
勸訊至
此即極
之亦服
况生之
乎

可歸而諸賊皆可犁庭掃穴矣周知拿人分帖之事
乃理所必無何怪乎士奇之口愈久愈堅而不肯自
認為賊也總之亡賴二字足以概士奇之生平託之
覓信則欣然而往不知覓信之嫌疑挽之交餉亦欣
然而往不知交餉之利害則至愚至蠢而至亡賴者
士奇也士奇自有應得之罪奈何合群盜所為之事
而畢集于士奇一人之身乎細按士奇之罪無過為
沈文浦等贖子為沈一華等過付然過付之賊又轉
交沈善四等未嘗親交賊手相應依窩主不行又不
分賊律流遣臣蔽廢辜

周承槐等案

紀子湘

查得周承槐之往贖陶二因陶安宇念子情迫囑其代為變處湊銀付贖乃出安宇甘心而非槐所造意者則承槐之罪自非通賊勒索者比當陶二落難賊巢命懸呼吸非有一人冒嫌往贖何由出諸虎口且通賊與不通賊止在分賊與不分賊若通賊而以所勒之贖盡歸賊手則亦何所利而通之今承槐業經府廳審勘據詳無賊入已則非通賊也明矣况事在新例之前難與盜律同議相應仍照擬流與擬杖之許先非請憲允詳結案以免貶謫

周凌樞案

紀子湘

查得周凌樞身屬子衿兼克保正於順治十六年之七月海賊南犯風鶴時聞隨有大盜萌二等突至凌樞之家坐索酒食凌樞不即報官且令醉飽而去雖出畏患之心然盜可畏而官獨不可畏乎至次年七月念五日二等復至凌樞始生懼法之心至念七日而遁呈案候晚矣雖未寄頓賊船并被擄難婦韓氏然自供飯盜是實豈欲自為漂母而王孫視盜耶坐以窩主不行不分賊之條遠流尤當罪無可矜但其事犯諭前復邀天幸應請援赦以沛

皇仁者也

擒獲山賊事

浙江 泉憲 毛聖臨 諱一麟 開東人

朱思湖以陶治窮匠住梅塢山土寇擄至遂為所擒及官兵進勦思湖乘機逃脫祇以徘徊歸路蹟屬可疑官兵望而執之謂其似賊則可若遽指為賊恐揭竿隊下無此徒手之兵也且塘報既指為賊又云通賊通也者身在局外而暗通線索之稱也既有線索可通何必親入其地且既獲之後無一被害之人出許乎若非該廳虛衷平反不徇成說幾干天日為昏矣仰候詳明釋放繳

叛案三平反

山巡事

台州兼攝 杭州司李 王旦復 諱景州人

審得陸山二岑宜皆濱處愚氓也山以賣苔為生宜以捕魚度活于十四年間先後被擄羈禁海嶠者二年各以有親在堂有妻在幃生還之念無時不切後以兩人同處知屬鄉鄰其謀歸計其謀雖就其勢實難心欲前而步復止者不知費幾許徘徊矣後隨賊至洪家路兩人以家山不遠當求免脫遂爾毅然不願橫渡波濤而來其戀戀首丘之心亦大可惜矣識者謂其臨陣投降非出本念輾轉于出入之條以賦

論之使二犯原無歸順之心則木船雖破餘艘尚多
何不附他航遠遁目擊官兵在前矢砲如雨顧舍生
路不走而向岸就擒以趨死路哉至于手執兵器之
說尤難遽信彼遡亂流而衝巨浪卽一衣一裊尚恐
有礙不前自爲禡去而謂其手執兵器有是理乎是
必官兵獲于他所有意粧入二人名下以爲冒功之
地也明矣茲職再四推勘視其人固癯然兩懦夫也
且聽其言推戀戀于若父若母不忍背親而謂其恐
于背國台不信也倘得邀鼓蕩新恩使之與于安
插歸農之列亦招順撫逆之先聲也

塘報賊情事

王旦復

審得沈廷秀臨陣歸降前讞以爲勢窮所致似與傾
心向化者有別茲職再三窮訊果非久在賊巢者據
供被擒七晝夜脫投胡弁且爲嚮導有此一節似宜
矜其乞命之呼而與以更生之路蓋倒戈而降較之
對壘以獲者情自霄壤至于新令諄諄無非以招携
懷遠爲首務古豈乏思歸無從乘其輓亂旗靡之候
而踴躍來奔者乎苟自愧始尤當安一廷秀以宏歸
順之路且蔡民卽吾民旣來之則安之奚候歸諾誠
僞朝廷之大正當如是此職固從招徠起見又不

僅為區區廷秀祝網也况王進仁王五等之脅從歸
同順同被則留營得生何獨薄于廷秀一人使有向
隅之泣耶所應一体安插以示覆載之寬者也

倒懸待蘇事

典泉葉雨公 諱灼棠 兵憲 江寧人

看得陳從綸同邑民也婿莊對入海數年因黃起陰
謀戴將執而監之令招回伊婿若云通海之情府廳
縣屢訊無據即稟首拘拿之人亦未有實指幸天道
難容生擒俘獲而對之頭已掛藁街矣夫將之執
從綸為莊對之在海故也謂一時之權宜則可若乃
賊既死必欲取其未為賊之翁而併死之則甚矣矧

同疆咫尺賊窺其民皆釜底之魚骷頭之內生殺惟
命莫敢言傷區區從綸生耶死耶又滄海粟何預
重輕第恐北竄一開株連蔓引必無已時濱海之地
人人自危其不至盡驅而之賊也幾希應照府廳縣
議從而祝網

李恩生等案

杭州 紀于湘 諱 文安 人

審得李恩生一案備閱全招袁聖章將弓矢賣賊以
致敗露扳害恩生事屬叛案槩擬刑辟者此初犯也
繼該寧刑官復審本犯並不承認章又唆羽宋周認
稱面貌不差必欲陷之死地而後已時因寧刑緣事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八
未結袁宋二犯相繼斃獄隨將恩生等解院行司轉
發前驢謂仇叛陷害與原招不符者此方刑官招也
至駁備書與行判不同打糧無分賊實跡屢審則曰
仇叛始終不肯承認加以謀叛尚未允協者此年按
院批駁也審稱袁犯賒米仇誣委無確據而請開一
面者此署事楊臬憲招也奉院再行確審查袁宋二
犯之初供并不指其備書片紙實據又不質其打糧
何地分受何物二盜在生即無確情而本犯從無認
詞援赦改擬者此卑職與黃臬憲之招也又奉院
再行勘察謂備書不惟字跡無憑且不知二字出自

誰口稱打糧而又無地方失主可質稱在賊船書寫
胡本犯出自伊家是尤得情之至種種疑竇前案原
屢游移委非信獄逢赦詔內有因叛逆干連原係
無辜者該督撫按審明即為具題釋放既與赦款
相符益信此囚之無死法矣况本犯抵死不招自始
至今供吐如一非因袁宋物故而始開狡辯之端也
總之慎失出者不憚過求慎失入者止宜平恕亟應
昭釋以雪沉寃

驚聞神奸等事

王且復

會審得張才一案歷審已悉而猶屢煩憲駁者止因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八

通寇之有無與書票之果否界在疑闕不得不加詳
慎耳職等遵奉憲批逐一細勘夫訟人以不赦之條
必有始終確據而改口于呈究之後則其虛偽已明
使姚官而果通海也則其爲計也必周而爲姚使者
必慎豈無一往來素識之人而特使一兩耳刑餘以
致張疑債事哉此前讞所辨明者也卽此一端而張
才之虛誕見矣倘姚官與海賊交通有舊則使者之
來方爲隱匿不暇豈肯執之送官此一送官卽有千
萬疑團可盡釋矣或者謂其形跡已露不得不爲下
石之計以爲保全之謀然暮夜叩門宦宅深遠誰則

知之而必送官呈明反自彰其形跡哉以此推求姚
生之心事自矣况才自供爲素昧平生其所恃以取
信者惟憑書票豈有初七入門旣見姚生身懷書票
而不投直待初九之夜而并付一炬也夫才旣恨其
送官當執來書以爲叛據則姚氏百喙奚辭乃滅可
憑之物而張無據之口誰其信之且千里密約類川
隱語以防其洩異國遐音至封蠟丸尙虞其疎茲云
簽上則寫姚老爺書又用許大護封此豈好細可携
之物哉職等徹底窮究其前言書票究無確供止云
原欲騙詐等語此外更無他喙至其兄張福其黨王

虎等訊究下落總口不知無非初設騙局之時虛張
羽翼使姚生憚而疑疑而不敢擅動之意原其初心
不過謂姚生少年畏動喜靜怵之以害未有不押金
求釋者詎料執之送官以處女而為脫兔哉既被執
送到官自不得不為下水拖人之計此其自供之鑿
鑿者也誣叛新例焉能為此囚貸乎張才合照原
擬伏候憲奪

叛案四 誣叛

拿解餘叛事

署上杭道周櫟園
福建右藩
解符人
梁以政梁以達一向在温州賣賣其家中田地被地

方范近達占種迨以政兄弟歸家又與近達之男因
會銀角口近達遂以四營遺叛報矣詢其實跡則曰
有金鑲玉圖書為証及取圖書觀之則頑石刻梁以
政印四字耳人所共有者即使以政兄弟從賊營遁
歸改過遷善尚不失為良民况毫無形跡耶近達
始薄責以警之以政以達已經本司清監審明釋放
并移賀鎮矣仰縣立案繳

假官播惡事

真定蔡蓮西
江寧人

看得杜瑜形類山獠心懷狙詐借鄉民養社之事為
公庭鬪訟之媒玉符時當會首分酒割肉是其所司

乃以乾儼之愆致來鼠雀之訟據瑜指稱符冒假官擅用刑杖大肆誅批及訊偽官之服飾維何則云頭戴烏紗為賽會諸人之首侶也訊偽官之刑杖維何則荆條數枝為神前清道之具也再查硃筆標判者為何字則紅土所畫之神牌凡屬賽會者皆有之不自今日始也若是則梨園子弟盡屬偽官傀儡行頭悉皆叛具且有冕旒其首而黼黻其身者則所犯之罪又不止于頭戴烏紗等項而已也人非喪心病狂何至誣誕若此才風濫觴令人痛恨法應反坐姑念愚虫痛懲之外一杖示儆

姦情一 淫蒸

大逆姦盜事

上元李維嶽諱如鼎邑宰

看得蘇某秦人也僑寓蕪湖有年矣先買蔡福生為僕後娶王某之女王氏為妾僕少而俊妾艾而淫為之主與夫者則已蕭蕭白髮而成翁矣男曠于外女怨于內即使鑰門鍵戶朝夕防閑猶恐不免于踰牆難逃乎鑽穴奈何竟有詭達大度之蘇某自歸三秦久而不返置怨女曠夫子不問鵲之奔奔鵲之嚶嚶不問而知其有聚麀之樂矣迨醜聲漸著而為蘇某所覺始茫茫然歸謀諸同鄉李某正欲促裝歸秦為

避慚計而福生早已知之乘夜入房破其箱籠席捲
貲囊以遁王氏自知事敗且失所懼詐病絕食口呼
待死為蘇某者方恨竊逃之喪本又慮人命之破家
但求免禍無不聽其所之矣又有氏父王某陽肆咆
哮而陰為指畫令捨其女于拂塵菴為尼蘇某人財
兩失不得已而徙居金陵自謂逃者亡命居者出家
姦淫之局從此結矣孰意情絲難斷其為比翼鴛鴦
反自敗壞之且始也福生偵探蘇某既去即返蕪湖
主于王某之家王氏自入庵之前已懷私孕未幾亦
還俗分娩向為主僕今則夫妻在人倫則為千古之

奇變在姦夫淫婦視之則居然百歲之良緣也蘇某
聞之恨深切骨此大逆姦盜之控為情所不能已也
蒙批到職奉憲閱提乃稽延兩月而犯証始至其所
解者止有王氏父女及家屬某尼僧某等訊巨逆福
生則云在逃未獲犬豺狼既失安用狐狸審得其情
惟有咄咄書空詫為恨事而已據福生之妻小王氏
小僕黑子等供福生與王氏姦淫醜態不分晝夜不
避耳目雖夫婦琴瑟之歡不逮是也及審王氏之孕
受自何人據蘇某供因妾不端久不同寢則為福生
之姦孕無疑王氏福生合依奴及僱工人姦家主妻

女律不枉王某知姦不發始而容之繼而富之終則縱之使逸實罪魁也法應重杖蔡福生行縣嚴緝會解正法勿使漏網王氏因福生未到姑緩其刑暫監候結

淫叛茂倫事

湖廣張淡明諱所志
巡按

據詳鄭維四之姦在自立門戶之後遂引和姦律擬杖若是則凡贖身之奴皆可酣眠于主母之榻矣抹殺綱常成何謝法仰該府嚴審確擬報

姦情二 強姦

憲斬事

金華李鄴園諱之芳
司李

審得吳某吳一德之親堂侄也德既薨然有叔父之稱則與其妻某氏尊卑之分較然矣奈何以乞若為由詞多褻嫂即善戲謔今亦未應孟浪至此况有襦衣為據乎而其父吳某乃假強佔祀田之說為若兒解此誠不知其子之惡者家有敗行之子皆貶損太甚之故以成之也是父是子安得免於並杖

急寃事

審得施祥為施某堂弟不別嫂叔之嫌與其妻李氏詭詐于室後雖置鴉求伏而某曰奈何以妻易鴉哉不聽遂以強姦控祥懼無以抵飾亦以隱糧控而經

承說有道等遂乘機而勒其銀四十兩奮而激鳴良
有以哉但問誰為樊圃之瞿而誰速鼠牙之獄實祚
為之厲階杖固難逃倪某據詳解糧赴省相應另提
追究

衙蠹朋詐事

霸易張壺陽高平人
巡憲

看得魏自友性淫而惡貌醜而奸乘張氏饑翁于南
畝伺其獨返遂為桑間之挑乃牽衣逼躄不得張氏
之歡而反逢其怒即抱頭鼠竄猶恐不免于問罪之
師奈何撮髮碎衣反欲問罪于不淫之婦也及張氏
歸愬于兄以及若翁若夫且徧及鄰里約保是自友

之無良已為十日十手所共証矣又借六出之奇謀
以蓋一朝之穢蹟詐縣証廳以及本道不一其詞稽
其所告之銀錢曰五兩曰十五兩曰五十曰五千曰
七十千又復不一其數原狀告于四月初五日索詐
而口供則稱四月初八日又稱兩次索詐一在順治
十三年豈有被詐于十年之前而與詞于十年之後
者乎觀其矛盾不一存類喪心病狂豈因調婦不遂
而鬱成是疾迄今尚未瘳乎及訊之王大經等又皆
自友所告之于証也皆云自友與張機等並無銀錢
過付則串詐之事絕無影響而調毆之情確有証據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八
不俟再訊而決者也計圖掩惡叠逞虛詞梗法貌官
莫此為甚當依誣告加三等律杖徒納贖庶足蔽辜
餘屬無辜盡應免議

大傷風化事

涇陽王書年諱際有邑宰

審得性類雄狐而行同黠鼠未有如王其入者也
弟婦楊氏既為斷絃琴瑟應聽別抱琵琶乃故索多
金阻其再醮豈僅為奇貨可居乎亦圖為鹿麀之可
聚耳孤男寡婦寄適同居故犯瓜李之嫌而莫之避
然尚有其心而未之舉也迨五月十三日賽社而歸
如火之慾裹為飲狂藥而益熾饜酒肉而後返者無

妻妾之可驕而驕其弟婦矣闖入臥室將以肆所欲
為幸楊氏有投梭之拒未嘗受玷于青蠅刀斫其足
而鳴之官雖古烈婦不是過也乃某不知自艾而反
加氏以惡聲謂與其甥秦某稔姦因惡叱逐而駕詞
以控夫果如是則此婦實玷家風胡不嫁之于早而
故留此不端之婦以自辱門楣何也况秦某與氏居
隔十里訊其往來又不甚密指為稔姦絕無證據不
若王某之刀痕現在不俟吹毛索瘢而始見也本應
按律重擬姑念尚未成姦痛責杖儆然終以未盡厥
辜為恨

歐衿敗人名節事

蒲州侯容菴海門人

看得卜某桃健子衿也恃其貌堪擲果喜于戶外尋花窺吳氏之獨居乘戴某之他出借名訪戴實為吞吳未經謀面而稱兄且忽登堂而拜嫂寒暄並無一字親愛遂及于般方見色而魂飛詎聞聲而胆落在內坐者尚無寸晷而外來者則謂逾時若非隣里共見共聞証其入門未幾則戴某幾成不解之惑而吳氏將蒙不自之冤矣見色即慕淫士之常無因至前惟能所獨同卜某之不良亦其父其兄某某之失教地隣共証既確父子兄弟並杖何辭至行學戒飭又

某分內應得之事矣

指姦抄傾事

衡州王望如江寧人

審得曾惟梅強姦曾某之妻賀氏蓋以堂小叔而姦堂長妙也賀氏不肯從姦當鳴族長奪有毡帽為據梅知敗倫有罪發其父賢成証憲圖抵塞也詞曰指姦抄傾以為姦無據也又稱嫂長叔幼謂無以幼脅長之理也不知人情止別貞淫不分長幼苟失孩提之性即乳獸亦能聚麀况于頭可着帽又非童心未斲之年乎不過狂風何由落帽帽不足據豈頭亦不足據乎坐以強姦之律夫復何辭但念孔臭無知姑

從未減賢成縱于亂倫相應並杖

誅強姦事

寧國唐寓菴諱廣堯會稽人

審得潘某隻身亡頰包克里役某月日催糧至陶氏家乘陶氏之子他出睡至夜半潛入陶氏臥室而圖歡焉陶氏素畏多露之行忽逢強暴之客其張皇之狀有不啻口出者矣以媳喊姑以姑喊隣不瞬息而觀者如堵據隣佑侯某團長姚某公首鑿鑿潘某百喙奚辭平枷責示儆猶為寬政

造謠挾姦事

太平劉松舟諱沛引大典人

審得侯三游惰輕儇之徒也因某氏有夫外出獨處

無依就食于女夫之家忽傳謠歌污以中篝致氏不安其身而歸越日昧且侯三突入其門求為桑濮之舉氏即喊鳴居隣三隨竄去夫氏既有聞而歸三復無因而至安知突如其來者非即從前造謗之人欲以口實自媒乎宜乎有造謠挾姦之控也職訊其街隣止見侯三抱頭鼠竄而曖昧之事無聞氏亦何必強以枯楊生華自彰其老婦士夫之穢跡也至于持帖索詐指証無人誦惑姦私亦無實跡但侯三不避紉履之嫌故蹈踰牆之轍一杖奚辭

姦情三和姦

斬毒事

金華李鄴園

審得鄭守初於順治七年間有義烏陳某携妻吳氏
僦居於浦吳氏恣態颯颯守初忽動高唐之慕日挑
眉語蚤結心歡未幾而私奔相從竟作逐隊鴛鴦而
雙栖比翼矣以致陳某告縣守初懼罪而逃着其父
鄭良名下追尋又復告緝在案厥後吳氏去而復來
已暗歸前夫陳某矣孰意守初藕絲難斷鴛夢時尋
歷數年而偶過其門尙與桃花人面之想其以周承
錫告者蓋承錫縣之保家常日陳某控縣時適主其
室因波及之乃進詞之後又復潛匿其踪款犯屢提

而該縣空回不解無從審結以致遲之既久今始對
簿一鞠燎然總之此犯初為洪狐繼為爰兎再與蒼
鹿之訟適張如蠶之奸跡其行事與禽獸又何異焉
惜乎犯在赦前得邀祝網痛責免擬伏候憲裁

姦抄滅倫事

李鄴園

審得周某之妻趙氏不烈甚矣以妖婦而適孀夫是
宜實繁有詞哉周信身為堂侄不別瓜李之嫌致來
姦抄之控杖回允宜彼証之者何人則邵二十與周
某之妻又常通帷箔之好者也被周某之不智不足
道也言之醜也重責免擬

資治新書二集

激憲肅化事

李鄴園

審得包洪烈有妹適于金門而杜國初亦有妹適于金門兩人以情關至戚往來宜也但杜氏孀居人其家者豈得越于非禮奈何兩人一極同境情于侍兒之幽好此姦婢淹兒之呈所自來也庭訊之下洪烈不敢自諱其姦婢而國初亦不能自辨其淹兒蝶隨蜂喧同此風流罪過並杖何辭

盜竈搆戮事

李鄴園

審得倪甲倪乙既屬同堂兄弟則王氏固其嫂也禮之大闕嫂叔不通問况乘兒外出潛入嫂房淫行姦

未成已無復倫理矣前番憲訊之下業已暴其情狀今再質于証某某所供無異前招即某善于自辯而其復能為其子致辯固不能使盜情之贗者為真而姦情之真者為贗也視此雄狐何惜投之有異但論其服制在總麻之屬按以城旦允足蔽辜

滅倫殺舅事

錢塘梁治涓諱允植世宰

審得葉燿先性比綏狐行同艾假自幼失怙依棲于舅氏蔣某之家某衣之食之與鞠育無異燿先不思勤謹効力以圖報稱乃交習匪類甘居下流某徵色發聲曲盡滑陽之誼而燿先自若也更可恨者某止

資治新書二集卷十八

子

芥子園

一子一媳相倚為命而耀先淫佚蕩心誘姦其媳某氏以致穢聲播揚某有面目能不知忤媳既甘作琵琶之抱子難復望琴瑟之和報德者固如是耶某憑陳吳二始出之他姓豈忍子媳分鏡以易此銖兩哉誠有大不得已于其中耳滅倫殺舅之控其能已乎今拘耀先到案反覆研訊彼雖支離巧飾其誰聽之嚴行責治稍雪舅氏之憤惜淫軌已出不得按法以盡厥辜耀先即行驅逐無使敗倫傷化者復居吾土免供存案

真盜被獲事

蕭山賈蒼喬 諱國楨 邑宰

買公妙年盤仕而歸獄有知老英此尊公膠侯先生庭訓之所致也

審得王某之控方君仁也其名為盜其實則姦詰其諱姦之由則以名節雖失廉耻尚存不欲使鄉閭共聞其醜耳庭訊之下具以實告本縣聞此未嘗不義而憫之義則義其復讐憫則憫其喪行然所耻於辱人賤行者為其藏垢匿汚耳既暴其事於公庭志已大白何辱之有方仁潛入臥榻子夜被擒自供其姦而不居竊盜之名者謂盜有嚴刑而姦無重律耳然和姦之擬雖止一杖而懲姦之痛否則在司風化者之輕重其刑耳撻之垂縶而僅留餘生誰曰不可

姦橫延燒事

松江傅石漪 諱為霖 別駕

資治新書二集卷十八
審得謝某卽謝君台之侄初時同襲其侄與侄婦某氏向無睚眦迨沈明誘之他徙則異戚情濃而周親陌路矣其窮而有妻明復饒而與之共處兩雄雜一牝能保其瓜李別嫌而節義共矢亦難矣哉乃台素憤于中尋侄及婦復歸故土與寡孀嚴氏共居斯亦情理之至當不意祝融爲祟房舍忽災此曲突徙薪之不蚤所謂偶然之事而必謂姦夫淫婦有意爲之故欲焚毀其巢以爲散而復聚之計則惑矣夫姦情乃容或有之事而放火財莫須有之情君台以莫須有之情而暴其容或有之事是張之適以蓋之矣然

謝某沈明實難辭咎均以赤貧免擬

奏討姦變事

衡州王望如諱化雲司李

許世欽首賀代旺之和姦其姊也初謂旣取僧帽胡不竟繫僧頭旣脫僧襪胡不並縛僧足推詳及此似平姦情未可遽信迨細鞠世欽及鄉約人等則謂世欽於某夜偶往叔家叔老病臥床僧排闥入室正當脫履脫帶之時與世欽忽然相遇彼此交博而僧力較強故被逸去其帽襪絲帶等物乃先期解脫在地非世欽捉姦時親自批剝於頂踵之間者也據代旺許氏如簧狡口幾亂聽聞然以帽置僧頭襪加僧足

妙語殊
絕倒

大小尺寸毫不相殊其為淫僧故物無疑矣雖未行
姦而勢已成未有脫冠露足而猶云莫不相關者也
查律和姦杖八十僧道加二等應杖一百又查例僧
道犯姦各于本寺觀門首枷號一月情重法輕雖有
扶倫端化之心不能加罪於二者之外應依律例發
落賀國位不願許氏為妻官賣可也

族獸豪淫事

紹興 紀光甫 諱 耀
太守 清苑人

審得已故沈象韜先年與土娼屠氏因姦成偶未幾
象韜物故屠氏名為孀守而往來相暱者實不乏人
去年冬懷孕將乳其伯沈熊韜暨同族諸人始執送

似謹
莊列姦
語

到府親供腹內之姪為沈東生誘姦所致以東生常
往來其家也查律稱姦婦有孕罪坐本婦恐捨所愛
而供所憎故也又稱非姦所捕獲者勿論東生雖為
姦婦所供似難竟置以法况屠氏闖人頗多馬牛麤
呂知為誰氏之後乎和姦之律屠氏當自受之仍勒
令別嫁毋再貽中毒之羞東生不避瓜李往來孀婦
之門重杖不枉

歲考事

平陽 毛錦來 諱 蓮
司李 新昌人

看得張某老浮也年已踰於知非心不存乎寡過好
淫非好色不暇擇人而施見已不見人輒欲未同而

語得乘麪尊之興闖入皮匠之家托修履以爲誦
老姬而求合不思已亦有婦遂忘彼豈無夫惡姻絲
未到牀前親丈夫已來門外當時隨被捉獲今日猶
有賊存入圍盜瓜豈止嫌同納履無風落帽誰云蒙
起摘纓雖曰醉不知羞實是老而無耻奪其故物無
致污我士林杖其老臀庶幾祛此孽障

歲考事

毛錦來

看得任某敗檢踰階無所不至出身隸卒之家濫廁
官牆之末州官堂高三尺自謂頂戴護身便可排闥
而上隣舍之牆數仞但逢酒色迷性不待鑽穴以窺
白晝而赤身露體人而類於禽矣黑夜而踰垣過屋
姦且近于盜乎廉耻喪盡名教不容速宜申黜兼正
厥辜

姦殺幾斃事

臨洗 顏翔霞 諱鳳姿 福建人

看得錢某少年青衿也別嫌明微之義知而弗守乃
出入於張某之家肆其佻健即使索負果真亦無擅
入房帷之理况筆蹟中人茫無可據又安可執此風
影之談爲風流解嘲也據張某供稱某日曾經捉獲
但彼時既未鳴官復不經衆姦情之案難據一面之
詞而定也即使果真亦是和非強罪不至死合行學

戒飭以爲不知守禮者戒鄒氏仍令張某領回完聚
嚴加防閑如錢某再入其門卽無實據亦以姦論可
也

憲斬淫衿事

衢州袁若遺諱國梓
太守

審得王某名列士林行甘敗類上年以寇氛孔熾徙
居放雙橋徐育二家二妻周氏野花帶艷密訂桑中
久之而王某之妻入室見妬中藉外揚育二鬚眉氣
盛遂致結髮情乖毅然出妻改適於鄉民周乾五王
某以一念恣淫拆他人百年伉儷揆之于心當有悔
過不遑而遷善恨晚者矣奈何藕絲難斷害一家而

不足又極之于其所往耶今據乾五所供周氏于歸
之次日王某卽至其家謂周氏幼齡曾經寄養俾乾
五呼作外父五以傭匠細民而得一衣冠姻戚爲之
色喜不覺陰隨奔中雞豕爲歡留連竟日至某月日
傭工外出王某矚亡復來周氏親餽嘉旨宿宿信信
聞井之人皆以五爲蒿蘿倖附而孰知其墻茨貽羞
也某日之暮五歸自外而兩人同夢方甘無俟窺戶
證姦而爲春宮樂事者已親繪其圖以獻矣五日擊
心傷奮然怒作乘某未醒而嚙脫其耳喊震鄉鄰隨
以憲斬淫衿其控方提訊間而居民周某等宗族王

某等紛紛赴許，悉以淫蕩為詞。由是觀之，則王其平日非柔澗之路不行，非鄭衛之詩不讀，女子之為周氏男子之為乾五育二者，殆不一其人，概可知矣。褻革杖懲，其何能貸？仍痛責周氏，以創奇淫，或去或留，當聽乾五自決。

姦情四姦拐

佔妻殺命事

平陽太守吳亮公諱用光陝西人

看得豐士二處家極嚴，每撻使婢必至瀕死而後已。婢女春花乘其出外，經商商之孫阿壽私奔他鄉，遂為夫婦。及士二歸家尋訪，已確控縣拘之。阿壽自知

不免，乃圖先弑制人，反捏佔妻殺命之詞，控于本府。據稱：馮媒朱子益用價十八兩娶，偕伉儷。今訊之子益子益堅詞不認，至于婚書一紙，又不知出于誰氏之手。則其姦拐情真，禮娶無據也明矣。本應法究，但念阿壽之拐春花之逃，有迫于萬不得已之勢，蓋救死逃生之念，與貪淫好色之心，交戰于中，故為足舉與尋常姦拐者有間。量懲以杖，以足蔽辜。若以貞姑斷歸故主，必有性命之虞。合令官媒領嫁，聘給士二庶為仁義兩全。

姦拐慘冤事

衡州王望如諱仕雲江寧人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審得舟子李從志。汎船歸家。其妻與子悉爲他人拐去。物色無踪。疑左氏兄弟或有見聞。遂與姦拐慘寃之控。此較捕風捉影。猶幻一籌。因無可控之人而控之者也。業經前任文推官嚴刑訊鞫。總不得其踪影。復奉憲臺駁批到職。有着隣族協捕之諭。夫人無故而敢于妻人之妻子。子。豈無三窟深謀。以遁其狡跡者乎。勢必鴻冥高蹈。八山惟恐不深。八水惟恐不曲矣。若向隣族推求。勿論無辜者不知下落。卽或有知情縱逸者。亦慮風波及身。不惟不使之出。且將密令遠徙。永無就獲之日矣。語不云乎。急則投諸水。

芥子園

火。緩則仍歸故處。合無仍照原擬。伏懇憲臺姑爲批允。俟職懸示。因門許報信緝獲者。給以重賞。竊擬數日之間。卽有圖金而告其處者。蓋罰驅于後。不若賞勸于前。圖賞者多。則慮罰者亦將出。而先首矣。附呈管見。伏候憲裁。

姦情五 因姦致殺

強姦殺命事

紹興 紀光甫 清苑人

審得朱會五之致死余氏也。始疑余氏與工人有私。遂爾乘間入室。其爲姦情無疑矣。旣又因失于賠禮。余氏矢天詛咒。復相爭鬪。遂至投環。其爲威逼致死。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三

芥子園

曲為解
網用心
良齊

又無疑矣合而言之則為因姦致死夫因姦致死非
身首異處之獄乎然查圖姦事在初四而余氏死于
廿五相去二十餘日且有失于誥禮之說使當日會
五果如其言則姦情一事渙然冰釋余氏不復投繯
矣故氏之死其始死于爭嚷新讐不死于行姦夙憤
也不然何二十餘日之久青蠅蒙玷不為自裁之計
乎然該縣僅以威逼滿杖則又不無遺憾查律有強
姦未成者照例准徒四年以定斯案庶足蔽辜律所
謂兩罪俱存從重論斷者是也而余氏之死又難置
之不問似宜仍照威逼斷給葬埋律所謂仍盡本法

者是也擬城且以懲淫惡斷埋葬以慰幽魂而寬其
大辟則以體憲臺好生之德一舉而備三善或可以
定此讞乎

號抵兄命事

杭州太守王鼎臣諱
遼東人

審得戴其章與叔戴振宇皆鹵莽無知之人也振宇
又有侄戴瑞甫因外出克夫將妻馮氏遷至振宇之
家托其看管而馮氏向與金伯明私通有年伯明受
僱于吳贊宇日則幫工夜則宿表弟吳應龍家于上
年某月某日之夜潛進馮氏室中復修舊好其如犬
吠不休人皆驚起振宇指為穿窬遂喊聚宗戚里隣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戴其章等擒而毆之伯明縲獲走脫旋入河流急渡
遇吳應龍負之以歸延至次早而身故此金鳳金伯
華有號抵兄命之控也隨提研鞫始悉前情在伯明
當淫縱之後驚恐奔逝又值嚴冬衝寒越水即使不
遭善楚似亦難望生全然姦人之妻而致死亦何足
惜至其章振宇瑞甫三人既係同居之兄弟叔侄原
計捉姦况遇此夤夜入人家之徒按登時殺死之律
皆所勿論惟是伯明既已成擒自當鳴官懲究奈何
其章遠聽振宇指揮遂持竹杖奮擊而振宇之侄偕
王冲霄與郁文龍亦從旁助毆雖原告以讐口相攻

未免過情理難盡信然其章等自認口供則皆鑿鑿
可據戴其章應依律例引夜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
殺至死者擬徒戴振宇驚聞集眾固無足怪然毆時
不行攔阻與附從之王冲霄郁文龍均難辭于一杖
馮氏雖原狀無名但事由姦起且宜淫賤婦仍從本
律決杖以儆戴瑞甫縱妻犯姦自難逭罪第無耻窮
徒傭工食力姑寬之于法外餘訊無干俱應省釋

申報事

錢塘梁冶涓諱允植邑宰

審得姜龍藩司庫子也有妻夏氏妖冶成性狐媚爲
容某日某日窺夫上班守宿潛約姦夫朱明岐移雲

就雨其爲長夜之歡原思朝去夕來以圖天長地久不料鴛鴦情深遂爾流連達旦迨姜龍回家連呼不應毀門而入夏氏始驚回蝶夢躍出鴛帷而張皇急遽之情狀不能逃于姜龍之日矣况帳中人影又難自匿于袒裼裸裎之際乎姜龍初舉牀前木頭打入明岐撲出避之龍復持利斧將明岐砍死而并刃其妻丈夫哉夫綱雖失血性猶存亦可謂善補其過者矣今蒙駁查果否于姦所殺死職督今典史一一嚴訊并取隣里口供到職並無互異律查妻妾與人通姦本夫于姦所親獲登時殺死者勿論今明岐夏氏之死委于姦所親獲殺死與例相符相應備敘口供申請憲臺裁奪非職所敢擅議也

姦殺登命事

紀光甫

審得唐氏蜂蠆其心狐鴉其行與姦夫俞四同謀致死其夫高如福也縣詳已悉之矣今再加研鞫氏與俞四居址相隣稔姦自非一日氏居樓上翁姑俱處樓下因西舍有空樓一間四毀其笆籬以入惟時漏下二鼓如福以腹疾臥床氏與四以脚帶纏縛其頸一手扼吭一手掩唇慮其喊叫出聲也彼此加功立時氣絕氏翁高太於夢中微聞叫聲從樓下訊之氏

懼法而
逃者往
往如是
甚矣鬼
神之足
畏也

猶以深夜不眠為詭。比如福既死，乃潛越下樓。太復訊之，氏又以病渴索茶為茗。於是與四相携，宵遁。期為比翼鴛鴦矣。詐料暖昧之事，固掩其形而悍懼之心。終現于色。雖誠中形外，理有固然，亦死者陰魂暗附，實有以使之也。黎明至長橋，始為地方物色，拘送到縣。時四已倉皇奔逸矣。越四日而屍浮橋下，知為畏罪自死。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豈其然乎。乃氏猶以不知情狡辯。夫脚帶為婦人之物，非命四携來可知。而咽喉以鼻指，甲諸傷，又豈一手一足之力耶。况兩番飾詞以荅中冓竊負而逃，非定謀有素，斷不若此。

至告稱刺死者，因高太愚不識字，倚人代書，織與刺同音，遂致混書入狀。雖有異同，實無疑竇也。所報命四畢命，波臣不獲明正，以法大有遺憾。若唐氏者，雖立磔市朝，猶恨其晚也。

活殺弟命事

衢州 吳幼洪 諱 適 同李 茂苑人

審得張烏狗與被殺張利十二均里中惡少也。利十二鰥而淫，曾通烏狗之母，復姦其妻。烏狗已恨之刺骨，元符日，俗例歛貲祀神，因作燈會。利十二適主斯役，集里中人各出銀一分五釐，治具惡烏狗不出。遂于公所塗抹其名，俾不得與祀。烏狗愧憤併發，因與

十二互毆。烏狗遂追逐。十二將至其家。十二執刀拒之。當是時。烏狗尙無死心。而十二似有死志。烏狗之志矣。不意爲烏狗木棍所擊。刀因墮地。且入烏狗之手。反兵相接。十二登時殞命。嗟乎。一朝之忿。遂亡其身。殺人者死。誰敢以無知入井。爲祝網之怨詞哉。至其兇刺情形。地保某某等。咸口擊而能道。卽烏狗亦俛首無辭矣。又驗有後肋左邊刀傷一處。圍圓三寸。深三分。一處深二分。圍圓四寸七分。血蔭紫紅色。凡此皆殺人左券也。張利十二淫人妻母。而反持刀出敵。雖死亦自取。但殺非姦所。以當死之身。死之。

御真服
毒全在
片言之
折絕妙
文章

而得附抵償之列。是其倖耳。烏狗忽大耻而修小怨。宜乎以命償人也。

真命事

吳幼洪

審得周仲希謀殺徐恭和一案。已研鞫再三。止因跡近于毆。未見希與周于樂周積善等作何商量。故爲斟酌以求生耳。茲奉憲批而覆訊之。當是時也。希以犯姦善以爭嚷。樂則恨其首姦。厥讐均非不共。迺計彼歸期。預伏僻徑。執鋤持棍。斃其命于驚湖。掘坎抬屍。掩其跡于河畔。自非三八協謀預定。胡若是之克且。慘哉。迨至天敗其奸。破傘出于樂之手。于是大索

卷十八
二

註疏明
爽竟作
律讀

竟屍則已移撤湍流隨波而下誰實巧圖滅跡則仲
希一人也嗟嗟仲希桑濮之彘誰實啟之水濱之畔
誰實置之訊及于此真為仲希求生而不得矣大律
所稱鬪毆者必其猝然相值偶爾相爭彼此互敵初
無死之之心而不覺斃之于意外爾若夫鯨湖預伏
非猝值之形也三人協攻無互敵之勢也展轉推求
總不離于謀者近是

逼死妻命事

台州王且復
諱景州人

看得放債之利每兩只該三分債債之家年多不過
一倍古例為然揚成曾貸偽兵王有功本銀七錢登

年還過十一兩夫亦可以焚券矣不料虎嗜難厭仍
逼六兩欠票以七錢之本而索十八兩之償此是何
等利息不惟子大於母指粗于臂幾至孫逆干祖髮
重于身矣播而克之即有郭家金穴豈能厭其所欲
乎然而有功之心尙不止于此也殆有甚焉據成女
口供謂本月某日父出未回有功率領臬僕王三同
驕夫二人先到母舅毛雲家吃飯畢轉到成家索湯
洗浴時已將晚即令鋪牀要睡成家止得住房一間
成妻毛氏因避瓜李之嫌不肯留宿有功硬住不去
又討酒吃無以應之致氏投繯身死迨鞫王三暨各

証供吐背十一與成女同辭夫傍晚索債者何意硬
要止宿者何心為乘氏夫之不在耳即使牀頭有酒
以待不時之需猶恐醉翁之意不在此况于色心
不遂酒興徒濃兩無以應有不咆哮而索命者乎嗟
嗟毛氏苟非萬不得已何忍棄枕上之髮夫割懷中
之愛子捨生門而就死路耶姦雖未成死實由此他
人之為惡者或因債逼命或因姦致死一之為甚有
功再焉可謂具兼人之才者矣天理嚇嚇王法森森
職何致妄為出八

橫殺人命事

毛錦來

看得胡養粟之殺死胡興宅所謂淫始而克終者也
興宅之與養粟養年兄弟查係小功服侄分未踈也
夫何滅倫無耻舉家厯聚于一娼之身人道絕矣保
無禍終有是理乎未幾而果以厚薄起釁嫉妬成讐
與宅竟斃於養粟之手天道惡淫興宅之死尙不足
惜而養粟之罪又何所容於疑哉獄經屢讞傷真証
確無事再議獨是絞斬之間似未允協致煩部駁職
細閱全招覆提詳勘於中情重律輕誠有如部駁之
所云者據供當日養粟之欲殺興宅也遂其二兄與
俱且誑之曰往李文升家取債夫既曰取債則安有

資治新書

卷十八

三十四

黑夜挾械之埋養年雖愚亦必信此且查養年在先亦曾與吳遂兒有荷遂兒獨鍾情於興宅養年豈獨能相安于心醋忌之事在所不免及聞養粟一呼遂爾百諾故當夜之往謂養年全不知情無是理也但查吳遂兒之與興宅往來二載有餘與胡養粟往來方近一載而養年之于遂兒不過倏一至焉故遂兒之所鍾情者唯興宅為獨厚因遂兒而怨興宅者唯養粟為最深若養年之於興宅亦不癢下痛之人也故是夜之往在養年度之亦不過謂毆辱詈罵為爭花鬪蔬之故爭已耳寧遂逆料其殺之乎觀養粟暗

芥子園

裁麵刀于身不使平知則年無必殺興宅之心較然可觀已及細鞫老搗子二兒干証李永強感云眼見養粟先入興宅臥內移時而養年繼往則是殺興宅者為養粟一人無疑矣再鞫興宅棍傷據年供稱養粟刀刺之後奪棍復擊其奪棍與否難信狡辯然當養粟把火揮刀排闥直入之時興宅微喘豈已盡於致死下手須究先後誠如院駁所云興宅死于養粟之利刃似非死于養年之棍下宜可謂情形目睹此如山不易之鉄判也養年不知有殺宅之意率然助

歐應從初招擬流非縱至于養粟之殺與宅本為如
竊而往非為劫財而至殺人之後隨帶被褥者器不
通欲借盜賊之名以混殺人之跡所謂掩耳偷鈴小
人之計狡而實愚者也殺人為本得財為附止當生
以殺人之律不當坐以得財之律誠如部駁所云服
制未經說明據擬斬絞似未允協者也今查與宅係
養粟小功服役服制未絕查尊長殺卑幼至死者合
依故殺律絞其脫逃之胡養族嚴緝另結可也

毆死人命事

毛錦來

看得翟文英兇殘無賴以銀片之淫漢比鮮耻之頑

童醉宿酒店。喚龍陽高五娃不為温存故責以鋪牀
疊被。又逢浪子張連升亦來逐臭遂相與爭花鬧盡
頓起兇狀大肆老拳五娃之琵琶未過別船連升之
鷄肋立幾當下。三檢傷真証確。絞抵亦復奚辭張付
辜既為文英寓主文係連升族叔情難袖手。宜合摻
冠。先打其侄以銷他人之忿。所謂助罵乃以止罵情
亦有之。及斃其命以陷自己之身。所謂讓尤。反以招
尤。計何拙也。細審屍父張所真親供死男連升。素與
付壽無讐。跡類助毆。實解紛照依縣擬。誠不為縱
高五娃以牛鬼蛇神之惡狀。粧狐淫雉孽之奇妖。致
資台新書二集卷十八

本二

斃兩命。杖有剩。辜餘免擬。

人命事

毛錦來

看得吳國英之調姦隣婦。王國忠之毆死罪妻。其間情節固甚彰明較著也。萬泉縣初審執未。在姦所捉獲一語。遂謂毆妻是實。而指姦無據。以此定國忠抵填之案。噫。誤矣。夫指姦者。或夫與他人有讐。而指姦以誣人。或夫與其妻不睦。而指姦以誣妻。是必無姦。而後請之指姦。今國忠與國英。以比屋之隣。兼瓜葛之親。式好無尤者也。且忠以赤貧窮漢。娶董氏。有年。士子七歲亦式好無尤者也。苟非有傷心刺骨之隱。

予性不
嗜飲讀
此快心
不覺浮
于大白

數行楷
墨于載

而謂其一旦殺恩愛之妻。誣無怨之戚。天地之間。斷無此人情也。查萬泉縣招看有云。國忠于舊臘見妻董氏。向牆孔張望。國英等語。嗟乎。又夫親遇其鑽隙。目擊其相窺。而猶謂不當以姦疑之也。天下有如。是豁達之丈夫乎。故職曾駁曰。倘非事涉有因。決不至傷心如是。即使姦雖未成。是亦疑或難解。然此尚屬揣摩之詞也。今據稷山縣密國忠且親見二人在。密相戲矣。既親見其相戲。而猶得謂之指姦乎。以。亦貧窮漢與豪同處。竟至不能自有其妻。怨之不敢。止之不能。不得已束其妻而撻之。無論其無殺妻之

謂常此
哉使非
不嫌非
之可謂

誣字亦
須一辨
無其事
而誘之
曰誣既
不其得
即不得

心即使其有殺妻之心也是殺淫也非殺妻也殺淫
者何罪况曰無心實難重坐過失似足蔽辜但係已
妻無容斷給姑念有子合着妻父眼同備棺醮埋可
也若曰王國忠殺妻之罪輕而誣人殺妻之罪重是
又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矣何也使國英與董氏無姦
而忠故殺其妻以誣之是正宜坐殺妻之條正誣姦
之罪今國英董氏之姦實矣假使忠能捉獲乎姦所
即手刃國英尤且不坐况誣之乎故曰誣不姦其妻
者則坐誣姦其妻者則不當坐矣至其妻父董復亨
不護不潔之女而反憐誅淫之備弟終直道此亦小

謂之誣
矣不誣
矣坐

民中之有氣節者也更何議之有焉吳國英淫人之
妻釀禍至死情實可恨因係和姦得免重律

劫殺大寃事

江寧陳大亨諱開廣
太守富平人

看得楊文明之被殺實以姦也然不得以姦律擬之
者殺非姦所也季猴子之殺文明實以報姦妻之讐
非為盜也然擬以盜律者以既殺而劫其贖匹衣物
也蒙憲改擬謀殺因而得財批云既曰讐殺既曰無
賊擬以盜律誠為未妥三人之甘心于文明者原不
在十劫財憲鑒真毫髮畢照矣奉撫憲駁檄季猴子
脫去十餘年曾否仍然為盜職府遵憲再三研鞫據

有活案書二身
供送後賣餅營生蓋因讐報耻雪志願已畢所謂原
不在乎劫財者于益信矣但所劫驢匹衣物終無
一物可據畢竟賊未起獲一語真山案也反覆此案
憲定謀殺誠至當矣而謀殺律造意者斬因而得財
則與強盜同辟職府細繹律文凡謀殺人者但問造
意與否果係造意即不免于斬而條例內又曰果有
詭計陰謀方以造意論故職前審以讐殺與陰謀似
有異爾今林宋二犯業服真誅此三人者孰造陰謀
孰畫詭計今既無從質之矣第就當日逞兇之實跡
而推其謀殺之隱情則林宋二犯既殺人矣而猶割

其首而猶裂其屍其逞兇也至慘則其造謀也必甚
毒即以是定造意之誅二犯亦應俯首泉下至楊文
明淫虐貫盈為一方不共戴之兇而猴子尤受人世
不忍言之辱適逢眾怒交作率爾挺鎗以從不過痛
憤求雪似與剖首裂屍之林宋二犯宜有間矣况又
無現獲之賊乎此憲檄之所以致疑于此獠於其立
膺顯戮也應否稍從末減收擬加功是在憲臺解網
之仁非職府所敢輕議也

強姦致命事

署巡漳道周櫟圖

律云止殺死姦夫者姦婦依和姦律斷然不云止殺

資治新書卷之八

死。姦婦者姦夫以和姦斷也。和姦雖無疑姦婦已死。姦夫未必不欣然願相從地下。也是否止于一杖。仰埋刑廳再確招報。

勒死人命事

汝寧翟棘麓趙州人
司理

看得葛氏鬚年淫毒。心厭其夫梁五狗。張受兒往來接送。荒庄苟合。蓋有日矣。康熙二年某月日葛氏以繩勒五狗。五狗覺而未斃。復于某夜。即用五狗束腰線串纏繞項頸。一頭繫于床足。一頭手執。加以腳踏。肩面斃五狗于俄頃。縣審初供。受兒共勒。繼供梁二狗共勒。受兒復扳及王二舟。在院把風。歷審數招。狡詐百端。供吐各異。雖二舟二狗未罹重典。而受兒業已招成。同擬大辟矣。但兩人同謀。則彼此加力。以四手勒一頸。斃之有餘。何用將繩頭繫于床足。且以脚踏其肩。面為哉。就當日情形。而揣摩之。斷屬一人不手。若復審葛氏。猶然支離無定。再四窮究。始吐真情。葛氏自勒是實。受兒姦則有之。未與同謀也。前審係畏刑妄供。及再訊。受兒供稱與葛氏途次戲謔。氏露厭夫之意。受兒戲問戲答。不料一穉年弱婦。其胆之大。手之毒。遂至此也。葛氏按律擬磔。受兒應從未減。梁二狗姦情無據。似應請釋。

姦情六 証姦

地方事

江寧陳大亨諱開成

看得龍氏一案。職府細釋憲。真靡幽不燭矣。遵卽密提各犯。逐一研鞫。據王氏供。因兒媳爭鬪。身往勸之。被媳龍氏狠咬一口。夫氏果意在毆姑。則當從妻妾毆夫之祖父母父母之條。今龍氏意在毆夫。因揪扭紛然而誤傷其姑。仍當從妻妾毆夫至篤疾之律。蓋其咬姑者過也。非故也。故不便以過誤重科。爾至兄妹通姦一節。事則人倫之異變。罪則大辟之重刑。承訊者不敢以曖昧之情。無據之說。而輕加人以駢

首之條也。案查王氏告縣初詞。絕無冤帖姦情一字。且王氏進喜等歷供。又無証姦一語。及龍見藉命圖騙之詞。與而王氏十二年前之冤帖始出。能無誣捏之疑乎。遵寧細訊王氏。則口姦之一字。原非出于已口。訊婢進喜。則曰姦情之事。並未親見。原其所以曉曉若此者。止為有十二年前之冤帖爾。今查對國芳冤帖字跡。與平日寫帳筆跡不符。且細觀國芳臨死題壁敷衍。但云又仗惡兄龍案龍見之勢。終日打罵我身。與十二年前壯男少女。兄妹私姦之帖。其語意又復天壤懸絕。愚壁是真。則前帖是偽。斷無疑

矣查犯姦律內其非姦所捕獲文指姦者勿論夫獲
非姦所尚不可以姦論况以十二年前之故紙絕無
一人証佐而欲坐人以姦且坐以姦姦之姦駢戮之
罪有是理乎即使此帖果真亦律所謂指姦是也應
從勿論矧此帖尤屬張弧載鬼幻不可據者即以疑
似殺人職府不敢為也相應仍照前申伏候憲裁定
奪

窩賭有據等事

陳大亨

看得顧之甲與顧之乙蓋同室而冠讐者也甲之控
乙為窩賭言之則似鑿鑿然潘某等係比閭之人為

之交口稱認則窩賭二字誠讐口矣乙之控甲謂甲
夜入其家似涉暖昧設果有之即覺甲於登時有勿
論之律在奈何不究于入室之時而言於訟牒之後
難以信矣詩有之所可道也言之醜也非不欲以此
罪甲正不忍以此誣乙爾及訊眾証皆曰繫由爭產
而之甲自供亦云為房起釁豈鵠巢不應鳩居而遂
一現蜃樓一呈海市乎噫幻亦甚矣甲與乙既經構
訟難復同居應令甲將房轉典他氏急遷別室以杜
弊端可也薄責立案姑不深求

冒死鳴冤等事

嘉興文燈巖 譚德翼

一欵已故葉三乃故祖某之僕也。三故而其妻及女猶服役于其家。若謂祖某賦性佻儻下漁婢色則有之。至甚其詞曰：青瓦若夫。更甚其詞曰：並淫已女。此嘉謨詈人之不擇音也。良足信也。

一欵李素蘭劇婦耳。或弄筌篋于戲馬。或抱琵琶于別船。自是若輩常態。今尚當鑪于雲間。未聞祖某當日有下妾之舉。既非祖某之妾。則其子以訓庶母之號。胡為乎來。况彼時以訓庶黃口。而謂之聚廳可乎。嘉謨既破其巢。又欲顛覆其卵。存心亦何整耶。

姦拐傷化事

蕭山賈蒼喬 國楨 縣令 曲沃人

審得朱世淳之弟朱世溥。經商而故遺妻韓氏。改醮祝三鳳。主婚者有親姑方氏。交聘者有堂叔朱允奇。為媒則有龔雲于。自玉諸人。載在婚書。即世淳亦列有花押。是婚娶原無弗明也。乃世淳倡題起釁。則在夫死未久而。凶服頓除。夫琵琶再抱。固屬情理不堪。但此中薄俗。往往而是。尚有此方。蓋棺而彼已合。甚且此未屬縹緲。而彼即牽紅。風化之消。積習使然。固難獨責之一韓氏也。况改適于半載之後。又屬尋常事矣。但三鳳許于聘金之外。別贈世淳及韓氏過門。而竟負其約。故有是控。夫弟死而以弟婦居。奇世淳

固屬亡賴然三鳳勿許可也許而不與能禁他人之責倫乎追銀二兩以踐前盟仍分別各杖以懲不義

估殺朋害事

金華李鄴國諱之芳濟南人

審得湯仰王魁捕廳書役也李同知攝篆義烏時陳某娶妻方及一載有控淫詞四句潛貼道途者指陳瑞虞與陳某之婦有墻茨莫掃之穢行而落陳三口之款于後瑞虞見之疑陳輅字為元品所謂陳三口者必若而人然亦不察甚矣天下豈有揚人之醜而皆自署其名者乎乃儼然登門辨詰絕無怨詞及輅

矢神自白猶復追求不已此紛爭之必至而縣控所由來也屢提不出乃差署捕紀驛丞親提瑞虞早已遁去再差蔣明拘獲於是湯王二役得以乘機勒索受銀二十四兩陳某卿見付最真毋容置喙至于估田一節則其既往之辜而非詞內之本情也再鞠指官情節瑞虞自稱屢控不准借此以聳憲聽亦非實情總之姦情乃莫須有之事即淫詞謗帖亦出于烏有先生未得其人始免深究獨是湯仰王魁見事風生詐贓入已杖而追給夫復何辭

斬姦肅化事

蕭山賈蒼喬諱國楨邑宰

審得游棍方亨四乃寡廉鮮耻之徒藉妻負食名良而實則妓也富厚子弟之入其門者可誘則誘之如不可誘而稍加佞嫖輒以姦控他處弗論即其行于蕭邑者已不啻一試再試矣周君立之逐隊尋花園非善行然未聞有有意行姦而率多人以往者况非不可姦之人乎究其故止緣鄭氏索紗衫一件而見立不與遂至爭鬪故飾詞強姦以行故智鄰右供吐甚明合行嚴逐以淨吾土方君立游手招彙杖之

玷齒抄屠辱

雲間傳右游詩屬霖別駕

審得任氏孀居有年撫兒女事老姑情可憫也乃隣

棍徐某等觀其孀寡吞佔是圖偶于水中撈一腐孩妄指為任氏孕產造謗招攝以遂族鱷張某借端遣嫁之謀夫氏果孀聞有玷則腐孩不產于空桑必有為之父母者胡不明指其人况自受孕以及臨蓐之期積有時日腹必茫然而起藕與同居又胡不于私孕在懷之時指其破綻而乃于腐孩去腹之後發厥隱私其以娶婦為聲藉腐孩為奇貨不鞫可知已羣奸心險而計毒真堪髮指各懲以杖未足蔽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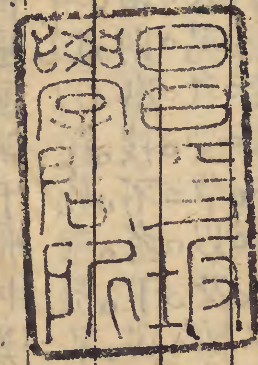
姦殺大冤事

杭州許漢昭諱天榮別駕

審得李蕭氏之夫李淑元先欠沈阿酉些須茶價乃

阿酉舍白晝不索而忽于暮夜追呼是蕭氏無桑中
 之約而阿酉敲月下之門何為乎無怪蕭氏有姦殺
 之控也訊阿酉與淑元比屋而居偶因取火角口夫
 豈昏夜有取火之禁耶阿酉夜入人家雖非無救而
 不應之罪亦何能辭但事屬微瑣應從准息可也

芥子園



資治新書二集卷十八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